

走向经典

南山一夜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刘玉栋——著

南山一夜

南山一夜

刘玉栋

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南山一夜 / 刘玉栋著. —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9. 9
(走向经典/李云雷主编)

ISBN 978-7-220-11391-8

I. ①南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98938 号

NANSHAN YIYE

南山一夜

刘玉栋 著

责任编辑
责任校对
版式设计
封面设计
责任印制

王其进
邓 敏
张迪茗
张 科
祝 健

出版发行
网 址
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槐树街 2 号)

E-mail

<http://www.scpph.com>

新浪微博

scrmcbs@sina.com

微信公众号

@四川人民出版社

发行部业务电话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防盗版举报电话

(028) 86259624 86259453

照 排

(028) 86259624

印 刷

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

成都国图广告印务有限公司

印 张

143mm×210mm

字 数

13.75

版 次

270 千

印 次

2019 年 9 月第 1 版

书 号

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

ISBN 978-7-220-11391-8

48.00 元

■ 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70后作家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位置

——“走向经典丛书”序

李云雷

70后作家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文学界，到现在已经20年了。20年间，他们从当初文学的“新生力量”，到现在已经成长为文坛的“中坚力量”。现在70后作家已经占据了重要文学刊物的半壁江山，也有一些70后作家推出了重要的长篇小说，在文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但与此同时，他们置身其中的中国文学界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这为他们的成长与“经典化”带来新的挑战，也带来新的机遇。

变化之一是网络文学的崛起。20年间网络文学从无到有，到蔚为大观，已经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，但70后作家大多没有加入网络文学创作，而仍延续着“新文学”或“纯文学”的传统，坚守着自己的文学理想，他们的创作在网络文学的视野中被称为“传统文学”，这固然有着轻蔑与意图超越的因素，但如果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，70后作家可以说是处于“纯文学”与“网络文学”夹缝中的最初一批作家，他们的理想主义让他们的坚守带有悲剧色彩。

变化之二是市场机制的出现。市场经济在90年代初出现，

对于中国是一个新事物，也对文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市场机制不仅影响着文学的生产、流通、接受等外部环境，也影响到文学的内在评价标准。什么是文学，什么是好的文学？在单纯的市场逻辑中，只有能够畅销的文学才是好的文学，韩寒、郭敬明等 80 后作家的异军突起便借助了无坚不摧的市场逻辑。但文学作品不是简单的商品，而是一种带有审美意味的精神产品，这样特殊的商品如何进入市场？可以说至今我们仍在探索之中。但 70 后的创作处于市场机制带来的最初震荡时期，这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变化之三是文学位置的改变。在 80 年代，中国文学在社会领域中处于先锋位置，那时文学一方面通过率先提出并讨论社会与精神议题，引领社会进步的潮流，另一方面也对文学自身的形式、语言、叙述方式进行探索，拓展了文学的表现力。但进入 90 年代之后，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，文学在整体社会领域中的位置迅速边缘化，在影视、网络等强势媒体的压力之下，文学只能固守一隅，这为 70 后作家的成长造成了重重阻碍。

这种种不可预料的重大变化是 70 后作家的成长背景与环境，如此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是“五四”以来中国新文学史上所没有的，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。与 50 后、60 后作家相比，70 后作家身上延续了他们的文学理想，将文学视为一种精神或美学的事业；另一方面，70 后作家普遍接受了高等教育，这让他们的知识更加丰富系统，但在社会阅历与人生经验上他

们则不如 50 后、60 后作家更加曲折、复杂与宽广。而与 80 后、90 后作家相比，70 后作家则经历过物质匮乏时代，大多是非独生子女，没有受到社会与家庭过多的关注与宠爱；但是他们也不像 80 后、90 后作家普遍受到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影响，并不将文学视为娱乐、消遣之物。在多个层面的意义上，70 后作家可以说是“过渡的一代”或者“独特的一代”。“过渡的一代”是指在 70 后作家身上，既有 50 后、60 后作家的理想气质，也有 80 后、90 后作家的务实品格，在文学的气质与观念上有一种“过渡”性质；“独特的一代”是指 70 后作家的经历与经验是独特的，无法复制的，他们置身于巨大的文化断裂带之上，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内心世界都经受了巨大的冲击，而他们的作品也正是在这种独特的环境中所绽放的花朵。

70 后作家内部也是丰富复杂的，他们成名有先后，但每个人都是独特的。70 后作家的成长与经典化之路并不顺利，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文学机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，旧有的文学机制已经失效，而新的文学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，他们与中国文学一起处于困顿与摸索之中。如果与前后时代的作家比较一下，这一点将会看得更清楚，在 60 后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，一篇小说或一首诗歌就可以全国闻名；在 80 后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，一部作品就可以畅销全国，但是 70 后作家没有这样的幸运，他们大多在写作之路上摸爬滚打了许久，才以自己的实力获得文学界的认可。

现在年龄最小的 70 后作家也已迈入 40 岁的门槛，他们在

很大程度上已经“完成”了自己，或者至少“完成”了自己的第一阶段，但相对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，他们“经典化”的程度尚嫌不够，尚未得到文学界与社会各界的足够关注。这也是我们编辑这套“走向经典丛书”的主要原因，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向社会展示70后作家所取得的成就，也希望这套丛书能有助于他们“走向经典”。在70后作家中，我们选择了付秀莹、魏微、石一枫、弋舟、李浩、海飞、刘玉栋、吴君八位作家作为第一辑推出，以下我们对这些作家的创作历程与特色简要做一些介绍与分析。

付秀莹最初以《爱情到处流传》《旧院》等小说为文学界所熟知，其后推出长篇小说《陌上》《他乡》，引起了更多关注。其小说继承了《红楼梦》等中国文学的美学传统，但又融入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质感与内心波动，语言灵动，叙述自然，娴熟地运用白描、留白等古典小说技巧，她的作品表达的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细节，及其情感与心灵的隐蔽幽深之处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生活理想，以及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方式。她对传统中国美学与现代抒情小说传统进行了创造性继承，不断探索着新的中国美学的表现形式。

魏微是70后作家中较早成名的，她早期的小说《化妆》《大老郑的女人》《乡村、穷亲戚与爱情》等已成为经典。魏微也是70后作家中较早推出长篇小说的作家，她的《流年》《拐弯的夏天》在文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。她的小说注重对人物内心隐秘心理的挖掘，文笔细腻深刻，挖掘人性入木三分，其小

说似乎是萧红小说与张爱玲小说的结合，既有张爱玲式的对人性幽微的洞察，又有萧红式的大气与孩子气，魏微将之融合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属于自己的风格。

石一枫以《世上已无陈金芳》《地球之眼》等小说引起了文学界的集中关注，他的长篇小说《心灵外史》《借命而生》也受到了广泛欢迎，石一枫早年的小说受到王朔、朱文等作家影响，行文犀利，语言幽默，但近年来的小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特色，他善于在时代的变迁中观察与塑造人物，在人物的成长与变形中突显时代的奥秘。石一枫重新回到了老舍和茅盾的传统，老舍对底层小人物命运的关注，茅盾的社会分析与经济学眼光，在他笔下融为一体，不断探索着现实主义新的可能性。

弋舟的小说具有一种独特的精神探索气质，他的《所有路的尽头》《而黑夜已至》等小说深刻细腻，对时代的精神氛围有着出色的把握，在他的笔下，每个人物既是精神性的存在，又是病态性的存在，他们的病态隐喻或突显了时代的精神病症，但在另外的小说如《随园》《出警》《李选的踟蹰》中，弋舟又将探索的笔触指向小人物与边缘人物，在他们的生存与精神困境中，探索着时代与人物的精神边界。弋舟小说的独特气质使其成为当代文学界不可或缺的人物。

李浩的小说延续了“先锋文学”的探索精神，在当代文学界是一个独特存在。他的小说注重形式、技巧与叙述方式的创新，在主题上则具有哲学思辨气质，但又融合了中国文化的特

色，如他关于“父亲”“镜子”等相关主题的创作，便将中西文化出色地融合在一起。由于其主题的抽象性，李浩在创作中关注的便不再是中国人生活的独特性，而是人类生活的普遍性与共通性，这为他的探索打开了一个新的艺术空间，他近年来集中创作的“外国故事集”便突显了他在这方面的探索与思考。

海飞既是小说家，也是编剧。他近年来编剧的《向延安》《麻雀》《惊蛰》等谍战题材影视剧，既有文学性的探索，也在公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影响。而他早期的《像老子一样生活》《看你往哪儿跑》等小说关注底层人的生存与精神困境，将日常生活的平凡性与戏剧性结合起来，展现了细腻微妙的把控能力与出色的叙述技巧。海飞的小说视野宽广，既有对当代人生活的细致书写，也有对抗战历史的独特诠释，而他在写作中将传奇性、抒情性与探索性融为一体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

刘玉栋的小说善于将宏大历史与个人经验结合起来，他的《我们分到了土地》《给马兰姑姑押车》《火色马》等作品讲述故乡与童年的故事，细腻的笔触中蕴含着深情，他的长篇小说《年日如草》描写一个青年进城的艰难，将个人体验与时代经验结合在一起，讲述了一个特定年代的中国故事。刘玉栋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洞察，但又以温柔敦厚的文笔出之，这让他的作品既有来自田野与乡村的诗意，也有对历史与时代的独特思考，而对城乡经验的集中关注，则让他的作品切入了当代中国问题的核心。

吴君通常也被归于70后作家来讨论，她的小说擅长表现深圳新移民的经验，她对深圳打工者的生活与精神困境有着深刻而细腻的体察，在《深圳西北角》《樟木头》《福尔马林汤》等小说中，她描述了底层生活的艰难与尴尬。而在另外一些小说中，她则对新的都市现象与新的都市人群有着独特的观察。吴君的小说坚持现实主义的笔法与精神，她以自己的小说关切着都市中不同阶层的人群，并在他们生活的对比中发现独特的戏剧性，对都市新经验、新现象、新人物的发掘体现了吴君的敏锐，也显示了她的现实关怀。

以上只是对这八位作家创作特色极为粗略的描述，我们期待读者通过这套丛书，可以对他们的创作有一个整体的了解。这八位作家只是70后作家的代表，在他们之外，还有一些70后作家值得关注，比如鲁敏、乔叶、徐则臣、张楚、田耳、李宏伟，等等。如今，70后作家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，也是最富创造力的年龄，现在的创作成就可以说完成了他们创作生涯的“第一阶段”，我们也期待他们在今后的创作中不断超越前人，不断超越自我，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“完成”自己。

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每一卷，都是每位作家自选的最具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，为了让读者对他们有更深入地了解，我们在每一卷后都附有作家的创作年表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按图索骥，对他们的更多创作广泛涉猎。70后作家在一个大的转型年代，通过自己的创作突显了时代的精神特色，他们的创作既是一个时代的重要表征，也是一个时代的重要收获，他们的创

作正方兴未艾，他们的前途不可限量。我们希望能以这样的形式从整体上展示他们目前所取得的重要成就，以此呈奉于读者朋友，请读者朋友不吝批评教正。

2019年5月2日

（李云雷，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。作家、评论家，
现任职于《文艺报》。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，
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。）

「
目
录
Contents
」

回乡记	001
南山一夜	027
幸福的一天	047
葬马头	069
给马兰姑姑押车	093
火色马	111
乡村夜	127
公鸡的寓言	149
锅 巴	169
我们分到了土地	199
芝麻开门	233
风中芦苇	307
暗夜行路	363
刘玉栋主要创作年表	419

「回乡记」

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，十分意外。父亲什么时候给我主动打过电话呢？我怎么想都想不起来。电话都是母亲打。母亲是一个干脆利落的人，一是一、二是二，且总是报喜不报忧。可是这一次，给我打电话的是父亲。我一听父亲的声音，心里咯噔一下子。父亲颤着嗓音，激动地说：家一，你回来一趟吧，我让人家给欺负了！说完，父亲啪地扣上电话。我愣了半天，又不好再打回去细问。整整一晚上，我坐卧不安，父亲那颤动着的嘴角总在眼前晃来晃去。父亲让人家给欺负了，我这个做儿子的能不着急吗？可是又有谁能欺负我父亲呢？我把街坊邻居，全村的叔叔大爷，能想到的都想了一遍，觉得他们都不会欺负我父亲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这一辈子，从没跟别人打过架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父亲总是慈眉善目地微笑。就连那年月，我们家成分不好，人家贴我们家大字报，年轻的父亲被扣上高帽子，扭着胳膊走街串巷，推上台挨批斗时，父亲也没有怨天尤人，

后来，更没有跟批斗他的人结下什么梁子。父亲说，那是形势需要，人不得不走形势。我父亲在村里当过多年民办教师，也可谓桃李满天下。父亲人缘好，辈分高、年纪大、身板儿硬朗，又能主持公道，这几年，名正言顺地成为丁姓家族的族长。父亲排行老三，人们都喊他三爷。丁家庄外姓的人很少，可想而知我父亲在村里的地位。村里有什么婚丧嫁娶、父子反目、兄弟阋墙等事，都是要我父亲出面的。村里有什么大事需要定夺，支书村长也总是先跟我父亲商量。

躺在床上，我想得头疼，也想不出谁能欺负我父亲来。但我知道，这一次，父亲真的是遇到了麻烦，持不住劲儿，才哆嗦着嘴唇给我打电话搬兵求援。

我躺在床上，滚过来滚过去。迷迷糊糊中，自己似乎又变成了一个少年，在村北那片枣树林里懵懂地走着，又爬到村东那个破土窟上，茫然地盯着一望无边的黑乎乎的庄稼，时而有野花香气隐约飘来……接着，又似乎站在村西那片生满芦苇蒲穗的大池塘里。这片池塘是我童年时的乐园，如今怎么变成了一潭死水，且发出阵阵恶臭，我低头看去，只见两腿上爬满柳叶状的蚂蟥……

我大叫一声，从梦中醒来。旁边的妻子翻了个身，嘟哝一句：神经病啊，大半夜的。说完，又翻过身睡去了。我无法再睡，索性从床上爬起来。

来到书房，点上一支烟。想想自己从小村走进城市，读完大学到机关上班，多年的城市生活并没有改变我对农村的好感，

也没有改变我的一些农村习气。特别是刚上班的那几年，别人都皮鞋锃亮，我却觉得穿布鞋舒服，好像脚下踩的还是黄土坷垃。领导放个屁，咱得考虑三天，可还是头脑简单，遇事不转弯，说话直，语气生硬，不会温柔不会含蓄。有时候也想拍个马屁，却拍不正，拍到马嘴上，人家尴尬咱也憋气。回到家吧，常常脱鞋上床忘了洗脚，被妻子骂下床，洗完再上来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我自己都没想到，混到四十好几，竟然也混成了这家行业报纸的副主编。就是当了副主编，一些毛病也改不了，比如我最怕上街，最怕街上拥挤的人群、一辆接着一辆的汽车，最怕听人的嘈杂声、汽车的喇叭声，最怕烟囱里冒出的黑烟和蓝色的汽车尾气。父亲说人要走形势，看来我即便是做了这个副主编，也跟不上形势。不得不承认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做什么想什么都觉得有些吃力了。妻子说我这是城市发展恐惧综合征。我说倒没这么严重，也许是从小生在水清草肥的乡村的缘故吧。妻子使劲儿“呸”一声，撇嘴说：就你那个小破村，还水清草肥呢？

对妻子的这种态度，我很不服气。记得结婚后第一次回老家。我领着妻子，村前村后胡乱一通转，正值中秋，村北的枣树林里结满肥嘟嘟红玛瑙般的枣子，随意摘一个放进嘴里，又脆又甜。在村西，夕阳正红光满面，雪白的苇穗金光闪闪，风一吹，此起彼伏，一浪一浪传到远处，灰棕色的蒲穗不倒翁般摇晃着脑袋，整个池塘变成金黄色，鱼花泛起，波光闪闪。妻